

《牧靈聖經》之再思

結伴同盟¹

1. 導言

記得《牧靈聖經》在 1998 年初出版的時候，香港不少的堂區也一窩蜂地大力推薦，可是熱鬧了一陣子後，《牧靈聖經》本身的一些問題陸續浮現，熱潮亦因此而迅速冷卻，買了這本聖經的，也將它束之高閣。時至今日，在香港已極少人談及這個聖經版本了，很多新教友甚至不知道有這天主教聖經版本的存在。我們不禁要問，一本花了這麼多牧者和熱心教友的時間和心血的結晶，當中應有天主的計劃，就這樣把它放棄是否有些可惜？

事隔十多年了，我們一群經常團聚和分享信仰的平信徒，眼見香港教友缺乏閱讀聖經的習慣²，便以《牧靈聖經》作為我們每月分享的主題，嘗試以我們的角度反省天主當中的計劃和深意。我們只是一群曾經接觸過神學的平信徒，既非教會的牧者，亦非聖經學家或神學家，因此只能以香港平信徒的經驗和角度作探討，當中帶著我們的限度和不足。我們希望藉這篇文章激發更多反思，為討論如何推廣教友多讀聖經注入一點生氣。

1 「結伴同盟」是由一群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學部 1997 年（第五屆）畢業同學組成的小團體。他們當中有教師、公務員、自僱人士，在教會機構工作和再進修中的教友等等，曾為堂區舉辦一系列的信友培育課程，並經常聚會，分享及反省信仰。

2 根據 2010 年香港教區進行的「天主教教友信仰生活現況意見調查」顯示，每星期也自行閱讀聖經的教友，只佔 34.8%，因此我們相信餘下 65.2% 的教友，並沒有閱讀聖經的習慣。詳細資料請參閱副主教辦事處，〈天主教香港教區 2010 教友信仰生活現況調查報告〉，2011 年 4 月 8 日下載自：http://vgoffice.catholic.org.hk/chi_main.html。

2. 《牧靈聖經》簡介及現況

《牧靈聖經》的原版 *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 是于賀神父（Bernardo Hurault）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南美洲的智利以西班牙語譯註成書的。他多年來以當地人民最喜歡的話和故事宣講福音，並按這些經驗撰寫聖經的註釋。這部聖經在南美洲推出後廣受歡迎，售出千多萬本。在八十年代，他到了菲律賓，把《牧靈聖經》翻譯為英文出版。³ 至九十年代，于神父與一群熱心教友開始了中文的翻譯工作，並在 1998 年在香港出版。中文版的《牧靈聖經》主要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但也參考了法文及西班牙文的譯本，及其他的聖經翻譯。⁴

中文版的《牧靈聖經》出版後不久，便在香港的《公教報》中激起了一些討論。聖經學者李子忠先生交代了受湯漢主教委任批閱譯稿時所發現的問題，指出在經文的翻譯上出現了不少錯誤，但也同時點出了其價值：「它充滿牧民意識、民族文化和生活實踐的注釋。……書中的新舊約要點、引言和聖經歷史概要，是非常充實和有水準的導論。書末的聖經教義表解也很緊湊和有用。」⁵ 《牧靈聖經》的編譯組亦就此作出回應，交代他們翻譯小組的背景、翻譯過程中所遇到困難和如何努力克服，使結果更為完善，亦解釋當中的錯漏是因為時間太緊迫所致，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的教友不能等也不應該等」，他們的心願是：「讓這本聖經的簡體版盡快與中國廣大的教友見面，中國的教會太需

³ 參閱《聖經雙月刊》資料室，〈一個人譯注的天主教牧靈聖經〉，《聖經雙月刊》77 期（1989 年 9 月），頁 24-26。

⁴ 參閱「牧靈聖經」編輯組，〈「牧靈聖經」背後的故事〉，《公教報》，1999 年 5 月 2 日及 9 日。

⁵ 李子忠，〈「牧靈聖經」紀實〉，《公教報》，1999 年 2 月 28 日及 3 月 7 日。

要這樣一本擁有豐盛的註釋的聖經了。」⁶ 此外，亦有批評指《牧靈聖經》的註釋中，有一些向教會或教友提出的警惕性字句，容易使人誤解，令讀者感到困惑。

教區的牧者對這些問題也很關注，但認為不宜太快作出評斷，以免造成更多誤會，並會繼續收集多方的意見，全面關注事態的發展。⁷ 至於聖經學者方面，李子忠建議：「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這譯本似乎更適宜作一些有神學根底的人作參考之用，而非如編譯組所切願的應用於一般平信徒當中。」⁸ 而房志榮神父則有另一番的見解，認為教友也可以用《牧靈聖經》，「但應學習看用不同的聖經版本，取其有用的地方，不必太管其缺陷。其實，沒有任何譯本可以代替原文聖經，任何譯本都有改進的可能。連原文聖經也有許多不同的古手抄本，可以由其中選擇較合適的一種。《牧靈聖經》確有很多有用的材料，特別是註腳和每段的主旨方面。」⁹

十多年過去了，《牧靈聖經》的使用現況又如何呢？我們沒有作大規模的調查和研究，只從我們接觸到的有限經驗中看到一些事實：

- 不論在堂區活動或個人閱讀時，教友已甚少使用《牧靈聖經》了
- 在我們經常光顧的天主教書局中，看不到有擺放《牧靈聖經》出售的

6 「牧靈聖經」編輯組，〈「牧靈聖經」背後的故事〉，《公教報》，1999年5月2日及9日。

7 參閱李子忠，〈再論「牧靈聖經」〉，《公教報》，2000年3月19日及26日。

8 李子忠，〈再論「牧靈聖經」〉，《公教報》，2000年3月19日及26日。

9 房志榮，〈從梵二《啓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神思》45期（2000年5月），頁1-15。

-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發出的指引，鼓勵天主教學校使用思高聖經作為聖經科的指定讀本
- 教理班、慕道班及歡迎新教友的活動之中，很少提及《牧靈聖經》，因此絕大部份的新教友，也不知道在天主教內，還有這本《牧靈聖經》的存在。

至於《牧靈聖經》在香港以外地方的使用現況，我們便不大清楚了，但從個別的中國內地神父口中，知道有些地方也像香港一樣，使用量很低，但也有一些地方，因為它行文顯淺易懂，加上排版及售價方面也有其吸引的地方，因此而頗受歡迎。

3. 我們對《牧靈聖經》的看法

我們經過多次的反省、分享和討論後，在此綜合我們對《牧靈聖經》的看法。由於它出版後引起的熱烈討論，多集中於其翻譯和註釋，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先從這兩點開始，然後是一些我們在其他方面對《牧靈聖經》的觀感。

3.1 從翻譯的角度看

翻譯工作的基本定位

一般的翻譯，是把一個文本，從原文語言（source language）轉為譯文語言（target language）。然而，翻譯聖經涉及更複雜的問題，因為有多個可能性；其一可直接從聖經原文（original text），即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過來；亦可從其他語言的譯本，翻譯過來。梵二《啓示憲章》指出，「……（教會）設法促使適當而且正確的各種語言之譯本出版，尤其按聖經

原文翻譯更好。」¹⁰ 故若對聖經原文諳熟，而選擇從聖經原文翻譯，不失為較穩妥的做法。然而，若編譯者按實際條件的不足而選擇從其他語言版本翻譯，只要清晰定位，在過程中謹慎而恰當地處理，並向讀者清楚交代，亦未嘗不可，歷史上有不少的聖經版本，並非按聖經原文翻譯，但也能收推廣聖言之效。

《牧靈聖經》在計劃翻譯為中文時，已有英、法、西等譯本，從其編譯組回應批評的文章中，可見翻譯時主要是依據英文版，亦有參考其他版本作輔助，可是在其中文譯本內，不但沒有清楚交代，甚至指出是由原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而成，因而引起各種不必要的揣測或誤會。其實，若《牧靈聖經》編譯組能在書中清楚交代其翻譯的定位，便能使讀者以相應的心態和期望閱讀，縱使不是從聖經原文翻譯，相信亦能結出美好的果實

翻譯手法

《牧靈聖經》中文譯本的〈序〉這樣寫道：「以一種他們（天主教教友）能夠理解、喜愛的方式，閱讀和實踐《聖經》」¹¹。《牧靈聖經》編譯組採取的基本方向和態度，是「盡量且大膽地試用通俗易懂兼有文化特色的、現代的表達方式……」¹²。其實，聖經的其他語言譯本，也有採用類似的手法，房志榮神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現代英文譯本」便「故意不隨從傳統的詞彙及格式，而想用本世紀自然的、通用的、標準的英語，把聖經的內容及訊息傳達出來。」¹³ 又如：西班牙文「通用聖經：新

10 《啓示憲章》DV22。

11 《牧靈聖經》作者和譯組，〈序〉，《牧靈聖經》Philippines: Claretian Publication, 1998)。

12 《牧靈聖經》編輯組，〈「牧靈聖經」背後的故事〉，《公教報》，1999年5月2日及9日。

13 房志榮，〈合一聖經與大公主義〉，《神學論集》53期(1982年)，頁467-484。

約」採用的手法，也相類似，「傳統上教會及禮儀氣味濃厚的詞句或說法須盡力避免或減少，新譯不必顧慮靜態的及形式的相符，因為這種刻板的忠於原文多次不適用於今天人們說話的語氣。」¹⁴ 翻譯上稱之為「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

若純粹從翻譯手法的角度來看，《牧靈聖經》的語句格式、遣詞用字等，的確較為顯淺易明及較貼近現代用語，可使普羅大眾在一般閱讀和理解上，完全不覺艱澀，相對來說較易掌握，讀起來也有輕鬆愉快的感覺；尤其為未有信仰、初接觸信仰、或對聖經只有基本認識的人，能較易切入，甚至能培養出閱讀興趣。從這點看來，似乎亦達到了他們在〈序〉中所表達的願望。

或許有人會質疑，這種譯本會否離聖經原文較遠，甚至出現偏差，因而誤導讀者，更甚使其離開信仰、離開天主。其實，語言具有多重意義，並與其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在文化及語言的差異下，要求譯本絕對忠於原文只是一個理想。因著不同的對象和目的，而採取不同的翻譯手法，是正常的。

誠然，任何一個譯文，必定不是完美；所以，也不能說《牧靈聖經》的中文譯本毫無問題，或許有一些較明顯的問題，須予以更正。不過，我們不妨先看「現代中文譯本—新約全書—天主教版」的例子；房志榮神父提到，「其他……完全採用基督教的名詞。書尾的『名詞淺註』裏有一些解釋不盡合天主教的教義或講法，但並不多。……究竟有誰因了這本新約全書使他的信仰受到損害呢？」¹⁵ 及後，他亦提到他從這譯本的獲益：「偶然遇到思高聖經不太容易懂或不太流暢的段落，我就參考現代本，結果

¹⁴ 同上。

¹⁵ 同上。

不但自己懂的更清楚，念出來，聽者也懂得是怎麼回事。……在大多數人不能參考聖經原文以核對一段不清楚的聖經譯文時，有幾種不同的譯本是非常有用的，我們不該放過參考多種譯本的機會。」¹⁶ 至於《牧靈聖經》，「房志榮神父認為，從李（子忠）文看雖然《牧靈聖經》存在很多譯文問題，缺欠不少，但真涉及信仰和倫理方面的錯誤似乎也不易找到。」¹⁷ 若從這角度看，《牧靈聖經》雖然有其問題，但也未至於「使人跌倒」。反之，我們天主教有多一個譯本作爲彼此參考對照，應是有益無害。

3.2 從註釋的角度看

按一般理解，聖經的註釋，應是有關本文的解釋，而這些解釋是經過嚴謹的學術過程所得，屬於客觀的，及符合教會的訓導，「因爲，有關如何解釋聖經的一切，最後都應聽取教會的裁決，她負有保管和解釋天主聖言的神聖使命和職務」¹⁸。這類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而得出來的「學術性」解釋，大概可分以下幾方面：（一）背景資料，例如歷史、地理、文化等相關資料；（二）釋經學的資料，例如就一件事、一個概念、一個詞語等，從不同書卷的相關資料綜合起來，而作出釋經學上的解釋；（三）教義方面的資料，例如某一事件所指向的教義或相關含意。相反，一些「非學術性」的資料或個人體會，屬於主觀的，例如具體牧民建議、個人分享、感想、意見等，通常不會包括在註釋內，但並不否定其參考價值。

¹⁶ 同上。

¹⁷ 張士江，〈當代中國教會的聖經推廣與福傳〉，《鼎》144期（2007年春季號）。

¹⁸ 天主教教理 119

然而，《牧靈聖經》的註釋，卻混雜了以上兩類資料；一方面有上述「學術性」的資料，另一方面也有「非學術性」的建議或分享等，就如《牧靈聖經》中文譯本的〈序〉所言：「這些註釋……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牧靈的特點」。若《牧靈聖經》的對象只是一般普羅大眾，他們未必能夠分清哪些是客觀的資料，哪些只是主觀的個人看法；若屬後者，只須作為參考，讀者不必完全認同。從編輯及排版的角度看，這種混雜的做法並不可取。其實，只需在編輯和排版時，把兩類資料分開，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例如谷 7:1 註釋提到「我們沒有努力進入教會的精神和傳承，而是抓住老舊不良的傳統不放……」¹⁹，這註釋似乎只屬於作者個人的感想，而非學術性的註釋，為讀者來說，尤其慕道者卻容易對教會產生誤解。故此，可把這類「註釋」，納入「分享和感想」的類別，在排版上分開出來，讀者便能一目了然，更可按其所需，迅速找到相應的資料。

事實上，編者在註釋的個人反省中，加入了不少新思維，例如在谷 6:35 的「增餅事件」中談及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在谷 7:14 從「潔與不潔」引申素食主義的生活等等，均是一些多角度反省的結果。這些有關牧民的分享及意見，不論為平信徒或神職人員，或許能從中找到一些驚喜或得著呢！

此外，《牧靈聖經》的註釋的確包含了很豐富的資料，對於某些特別名詞、與當時社會背景有關的特別問題或事件，註釋都會簡單介紹。例如谷 1:40 簡單明確地介紹癲瘋病是甚麼，亦點出耶穌治好癲瘋病，除了醫治病人的身體外，它的意義亦在於令病

¹⁹ 于賀(Bernard Hurault)，王凌、曹雪編輯翻譯，《牧靈聖經》(Philippines: Claretian Publication, 1998)，新約頁 89。

人不再受社會排斥和歧視。這些都可見編者在處理內容及註釋上花了很多心思，對於那些難以找到相關資料的讀者，《牧靈聖經》確能有助他們理解天主的聖言。

3.3 卷序、專用名詞、排版方面

本港通行的聖經，中文方面分別有天主教的「思高版」《聖經》及基督教的不同中文譯本，英文方面也有多個譯本；「思高版」及大多數譯本，其舊約卷序均採用「七十賢士譯本」的分類方法，即為：法律書、歷史書、智慧書、先知書。反之，《牧靈聖經》的舊約卷序，卻採用了猶太人的傳統分類方法，即為：妥拉（法律書）、先知書、聖卷，再加七卷希臘文舊經。其實，兩種分類方法各有特色，也沒有優劣之分。然而，一般聖經讀者，會記著各書卷的大概卷序，以便能快速地尋找所需章節；由於《牧靈聖經》選擇採用與現行其他譯本不同的卷序，難免造成一些不便。

在人物及地理名字上，《牧靈聖經》有其自身的翻譯，並沒有完全跟從「思高版」，例如教友們熟識的「亞巴郎」譯成了「亞伯郎」，「撒羅滿」則跟從較為大眾化的基督教版本譯為「所羅門」等。這些不同的人名或地名令人感到混淆，為信徒讀者帶來閱讀上的不便。然而，其翻譯亦非完全依從基督教的版本，因此為教會的合一亦起不了多大作用。

此外，《牧靈聖經》在排版上頗有心思，編者除了利用大小字，另加粗黑標題，以突出重要內容外，亦細心為註釋加插符號，令讀者很快可以在附近位置，找到相關的聖經資料，方便閱讀及理解內容。

4. 結論

我們相信聖經是人的著作，亦是天主的聖言，是因聖神默感而編寫完成；同一聖神也臨在教會團體之內。聖神在教會內推動及光照信徒透徹了解聖經的含義與訊息，使天主的話能進入每一世代每個信徒生活中。《牧靈聖經》在香港各教會團體內推廣，當初的熾烈熱潮隨著時間漸漸冷卻下來，是反映這部聖經譯本未能被信徒普遍認受和接納，還是反映普遍的天主教信徒仍未培養出閱讀聖言的習慣呢？這才是我們最憂慮和關心的。

因此，我們非常同意房志榮神父所說：「有幾種不同的譯本是非常有用的」²⁰。在種種條件限制下，翻譯聖經不一定需要由希伯來及希臘原文出發和進行，中文版《牧靈聖經》主要依據英文譯本進行翻譯，最終若能讓更多讀者接觸天主的聖言，吸引更多教友時常閱讀聖經，以深化信仰，只要不「使人跌倒」，其實也不失為廣傳福音的工具。

為慕道者，我們認為《牧靈聖經》已努力回應了教會的訓導：「宜編寫適合非基督徒之情況，備有適宜註解的聖經讀本，給非基督徒使用。人靈的司牧或各界的教友，當用各種方法，明智地設法予以散發。」²¹畢竟書的內容可令人對天主教信仰有初步的認識，以《牧靈聖經》作認識聖經的基礎和入門，在導師適當的指引下，讓慕道者閱讀，亦未嘗不可。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大膽地向《牧靈聖經》提出以下的建議：

20 房志榮，〈合一聖經與大公主義〉，《神學論叢》53 期（1982 年），頁 467-484。

21 《啓示憲章》DV25

1. 在〈序〉清楚交代，不是完全依據聖經原文翻譯過來，這能避免讀者各種不必要的揣測或誤會。
2. 宜清晰指出其翻譯對象及應用定位：《牧靈聖經》作為閱讀和個人反省，但不鼓勵作嚴謹的學術釋經。
3. 在註釋部份，可把「學術性」的（如背景資料、釋經資料等），及「非學術性」的（如個人反省、感想、牧民建議等）分開處理，在〈序〉中清楚解釋不同類型註釋的性質，使讀者能以相應的心態閱讀，避免使人誤解，並在排版上以不同的標示或標題清楚顯示，務求使讀者能輕易地分辨不同類別的註釋。
4. 經卷次序最好跟「思高版」《聖經》相同，令一般的聖經讀者，容易依各書卷的大概卷序，快速地尋找所需章節。
5. 人物及地理名字亦最好完全跟從「思高版」《聖經》，避免引致混淆及閱讀上的不便，或完全跟從基督教聖經的翻譯，為合一鋪路。
6. 保留其較現代排版長處：橫向文字、註釋在下及易找書卷的設計等，這一切的心思實方便聖經讀者閱讀。

將福音聖言廣傳大地，讓更多人明白及接受天主的愛，是主耶穌交託給門徒的使命。相信負責編譯《牧靈聖經》的弟兄姊妹都是懷著這份使命感，盡力完成這事工，或許仍有未完善之處，但只需稍加修訂後重新出版，相信亦能幫助推動聖言，及鼓勵教友培養閱讀聖經的習慣。

路 4:16-19 描述了耶穌進入會堂宣讀依撒意亞先知對他的預言，他以一連串的具體行動：站起來、展開書卷、誦讀；正要向我們說明對待天主聖言的應有態度。願我們常以謙卑的心接納聖

經的教導，時常展開、誦讀和聆聽天主向我們說話。我們只望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人對推廣閱讀聖經的熱忱。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